

抗日战争

④下

张王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抗日战争

①下

张王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7247.5
2650/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抗日战争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5

ISBN 7-206-03973-1

I. 抗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7035 号

抗日战争

著 者 张笑天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封面设计 翁立涛
责任校对 王炳顺

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—5649710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
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
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	印 张	32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830 千字	印 数	1—10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3973-1/I·235		
定 价	48.00 元(全三册)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检 5 号

第57章

陕北对毛泽东来说是“开门”，那么对蒋介石是有惊无险的“休门”吗？黄埔旧友重聚首，恩仇多少？

宋美龄力排众议，真的飞到了西安。

张学良亲自到机场来迎接，孙铭久组织士兵们手举火把，排成火链，准确地标识出跑道的位罝。

飞机引擎声越来越响，宋美龄乘坐的专机借着人工照明，准确地落地。还没等飞机的螺旋桨停止转动，张学良就大步迎了过去。

到了这种时候，宋美龄仍然不忘给张学良一个下马威。

当宋美龄穿着貂皮大衣走下飞机时，见到敬礼的张学良，她说：“你不会让你的部下检查我的行装吧？”

张学良悚然道：“夫人怎么这样说？学良怎么敢如此放肆！”

随后，宋子文、端纳和张学良有意先行，释放回南京的蒋鼎文走了下来，张学良没想到戴笠也跟来了。

这时杨虎城才走上前与大家握手。

宋美龄走向轿车时，似不经意地说：“我这次飞西安，很多人反对。他们说，我是继委员长之后的又一个人质。我说我了解张学良，他不会这样的，是吧？”这也算她敲山震虎。

张学良替她拉开车门，说：“夫人若这么说，学良恨不能钻地缝了。”

宋美龄一笑，说：“我想马上见委员长。”

张学良原本想让宋美龄到他的公馆稍事休息，既然她要马上见蒋介石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张学良也就答应了。

张学良不能慢待宋美龄，她对劝说蒋介石抗日，不计较兵谏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西安兵谏的结局是否圆满，都系于宋美龄一身，更何况她背后有英美的背景。

蒋介石并不知道宋美龄会这么快来，他又盼她来又怕她来。人在孤寂与危难中，亲人在跟前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支撑力。但蒋介石怕她和自己一样，成为张学良手中讨价还价的又一张牌。好多人背地里说，蒋介石与宋美龄是一桩政治联姻，意思是毫无感情而言。只有蒋介石知道，他还是很依恋宋美龄的，他认为政治加爱情比纯粹的男婚女嫁更高尚。

这天晚上，蒋介石看书看累了，便掷硬币打卦，他是很认真的，每掷一次，总要在纸上记几笔卦象，纸上写满巽、艮、震字样。他对《易经》很有研究，说不上信与不信，但重大事情总要摆上一卦。或每过名刹古庙，必与住持长老参一回禅，求得精神安慰。当毛泽东带领所剩无几的红军到达陕北时，蒋介石曾关在屋里为共产党诸公卜了一卦，陕西在西北，乾西北为开门，开门是八门中惟一的最吉利的门，生门次之，属于居高临下之势，乾为三，形成剪刀，势如破竹之势。为此，蒋介石心里不痛快了好几天。

现在他本人也到西北来了，且遭遇了不测，他测了半天，是个“休门”。休门主体休养生息，有苦尽甘来之势，总比伤门、

杜门、景门、死门为好，看起来西安事变有惊无险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
如果自己答应了张学良的抗日条件，他将与中共联手抗日，这就抬举了10年为敌的中共。一朝成了盟友，中共会因此而壮大，将来不好收拾，这是蒋介石委决不下的根本原因。中共成了他手上的刺猬，捧不得又扔不下。如果真是这样的结局，陕北真的是中共的“开门”了。

那么，西北方是蒋介石自己的“休门”吗？他反复测了几次，是凶险中有生机。是有惊无险吗？很像，看张学良频繁让端纳、宋子文来看他的迹象，并不想要他的命。蒋介石认为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蒋介石是谁？中国没有了他，那等于天柱倾折，谁有本事收拾残局？这么想了，他又觉释然。

他渐渐对《易经》失去了兴趣，又拿起了《圣经》。当年他看中了宋美龄想与宋家联姻时，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曾坚决反对。除了他有元配夫人外，还有一条，蒋介石不是基督徒。她逼蒋介石皈依基督教，蒋介石答应了。但那时不过是敷衍，他从未认真读过《圣经》，也没受过洗礼。直到中原大战后打败了阎锡山、冯玉祥，他才在那年10月，在宋家教堂里，由美国的江长川牧师主持了他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，宋家人，包括宋庆龄在内，都出席了洗礼仪式。从那以后，蒋介石认真了，每天清早起来要读《圣经》。遇到危机、麻烦也不忘向上帝祈祷，包括上海抗战时，他也都向上帝祈祷过，愿上帝惩罚日本顽凶。

现在不是遇到最大的凶险了吗？他觉得只有上帝能解脱他。

正当他很投入地读《圣经》时，门被打开了，宋美龄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他面前。蒋介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是他感召了上帝吗？他站起来惊呼：“是你吗？美龄？这不是在梦中吧？”

宋美龄走过去，与他拥抱在一起，说：“大令，叫你受委屈了。”

蒋介石旋即冷静下来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这不是入虎穴、

自投罗网吗？”说罢摇头，潸然泪下。

宋美龄也觉凄然，说：“你在这里受苦，我怎么能不来看你？”

蒋介石说：“我虽托端纳、子文捎口信儿，不让你来西安，但我知道你的心，我是无法阻拦你的。有你这份情，我死而无憾了。”这次宋美龄也落泪了。

宋美龄看了看打开的《圣经》，说：“你这次倒有心情认真读《圣经》了？”

蒋介石说他早晨读《圣经》，正读到这一段，耶和華今将有所作为，将令女子护卫男子。他说，真准啊，你这不是来了吗？来护卫我了吗？

宋美龄的到来，真的让他感到了一种安全感。

宋美龄问：“他们对你好吗？”

蒋介石说：“衣食礼节倒可以。但是，软禁我，本身就是对我的最大不敬！迄今为止，我没签一个字，没有任何承诺。”

宋美龄说她是视国家利益重于亲人安全的，她来并没有强迫蒋介石一定屈服压力的意思。但据她观察，张、杨等面有愧色，他们也确无加害于蒋介石的意思。不过，夜长梦多，外有中共，内有强硬的下层军官，你应忍耐、自制，以大局为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蒋介石点点头，不得不认为她分析得对。

宋美龄说：“大令，你好像累了，你睡吧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我天天失眠。”

“我来了你就不会失眠了。你躺下吧，我来给你念《圣经》。”

蒋介石安静地躺下了，外面有风声，也飘起了小雪，雪粉打在玻璃窗上刷刷作响。在这昏暗的夜晚，坐在床头的宋美龄像个修女，像个圣女，更像一个慈母。她平静地一首首念着唱诗班里的诗，蒋介石渐渐地被催眠了，纷繁的思绪也渐渐地融化在《圣经》当中。

二

方岫没有办法打发童儿。照理说，他父亲结婚了，童儿不该再围着她转了。可童儿不接受苗春，甚至也不接受苗春和他父亲的婚姻。他竟然拉着方岫的手问，方姑姑为什么不到他家？为什么是苗春？他说他要方姑姑当妈妈，不要苗春。

这真是个尴尬的局面。

这天晚上，方岫一连讲了好几个故事，童儿才上床。

方岫将童儿安顿睡了，自己坐着发呆。忽听门外一声响，出去一看，竟是乔参天醉倒在门外。她把他搀扶起来，扶到屋中，倒了一碗醋给他喝下去。

少顷，乔参天醒来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，新郎官！”

“我不是什么新郎官！”乔参天竟呜呜咽咽地哭起来，哭得方岫也不住地落泪。

方岫忽一抬头，看见苗春站在门外，呆呆地看着他们。方岫站起来说：“苗春！”

苗春捂着脸扭头就走，方岫追出去。

方岫追上苗春，抱住了流泪的她。苗春说：“早知道会这样，我何必呢？你们也别难过了，我明天就走，回东北去。”

望着伤心的苗春，方岫说：“别说傻话了，你和他都举行婚礼了，他永远是你的。”

“可他的心在你这儿呀！那我有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自讨没趣吗？”

方岫狠了狠心，说：“你离开他，我也不可能和他结合，我已经和乔参霄好了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”

苗春似信非信地望着她。

三

蒋介石躺在床上，宋美龄、宋子文、端纳和张学良、杨虎城等人环坐对面，开始磋商正事。

蒋介石说：“谈判嘛，我有伤在身，就不参加了，由宋氏兄妹代表我。你们商定的条件，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，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实行，这总可以了吧？”他想急于脱身。

张学良说：“不过，委员长要签字才行。”

蒋介石意气用事地说：“我在西安不签字。”张学良与杨虎城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张学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们相信这一次委员长是真心悔悟。我方谈判代表，应该请中共的周恩来参加，他也在西安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你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又要把共产党拉进来？”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。

张学良说：“迟早要与中共联合抗日的，何况周先生一下飞机就声明，他们绝不以怨报怨，反而力主释放委员长回南京。”

对共产党的态度，蒋介石多少有点儿意外，一时无语。

宋美龄说：“我看，可以让周恩来参加。周这个人是个谦和之人，大令，记得吗？在讨伐陈炯明时，周也是立过功的。昨天，他捎话儿给我，他们是顾大局的，并没有乘人之危，没有官报私仇。”

其实，蒋介石担心的、在乎的不是中共对他的态度是否转变，那天乔参霄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。他担心中共一介入，会抬高了他们的身价，日后不好收拾。可他也知道，张学良、杨虎城拉中共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，已不是什么秘密，他如不顺水推舟，只能延宕他留陕的时日。倘若何应钦趁许多人不明真相时对西安动武，岂不玉石俱焚了吗？所以宋美龄私下里对他说，这一次，想要你命的不是陕北，而是南京。于是蒋介石同意他们开始

谈判。不过他事先还是悄悄地给宋子文画了个框框。

谈判的双方各出两个人，谈判地点就确定在张公馆二楼客厅。

宋美龄、宋子文和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分别坐在桌子两侧。周恩来说：“我们中共提出的六条，都以抗日为前提，改组南京政府，必须排除亲日派，加入抗日份子，停止剿共，当然也是为了联合抗日。我想，这六条是以张将军的八项主张为基础的。”

宋子文说，根据委员长的意思，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，3个月后再组建抗日政府。

张学良说：“过渡政府期间，先成立西北联军，我们先行抗日，由政府提供军饷。”这是蒋介石事先没有交代的。

宋子文说：“此事我要向委员长请示。”说罢走出门去，好在这里离高桂滋公馆很近。宋子文事先与蒋介石约定，遇有拿不准主意之处，可传纸条请示。

门外，蒋鼎文和关山度笔直地站在那里。

宋子文将写好的小纸条交给蒋鼎文，说：“快去请示。”蒋鼎文健步走去。

屋中，周恩来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幸亏蒋公寓所就在一巷之隔，否则会累坏了蒋鼎文军长了。”

几个人都忍不住想笑。

周恩来虽不至于传纸条，但电报总是要拍的。

张闻天拿着周恩来的电报对毛泽东说，总算达成协议了，不过蒋介石不在西安签字，这不是好兆头呀！

毛泽东说，恩来也说不十分托底，他不是要面见蒋介石吗？可以叫他一见，再促进一下。

张闻天说：“周恩来是蒋介石的老搭档，又是老对手了，听说他得知周恩来赶到西安，十分害怕，怕我们敦促张学良要他的脑袋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我想，我们的大度会对蒋介石有所触动，他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”他认为张闻天方才的担心，大可不必。蒋介石不是答应让周恩来随后去南京谈联合抗日了吗？蒋介石最近的立场算是中间立场，在剿共方面他客观上是帮了日本人。他的这一立场使他的部下有很多的矛盾，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。

张闻天说，有人主张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区分开，事实上是区分不开的。有人还主张在西安成立个陪都式政府，这不一定行得通。

毛泽东说，这是想既不推翻南京政府，又想在西安另起炉灶。张国焘就想不要南京政府，另起炉灶。他至今还坚持一要抗日，二要反蒋。他是不怕乱的，他不是说内乱不可避免吗？

张闻天说，逼蒋抗日是对的，日后能联蒋抗日，就更好。我们的大政方针没有错，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，只能导致失败。

毛泽东笑道：“还是向蒋介石称臣的好，不过我们这个臣是有尚方宝剑的，可以上打皇帝下打民啊！”张闻天听了止不住地笑。

四

达成协议，又不逼迫蒋介石在西安签字，蒋介石松了一口气。

他不签字，倒不是想要反悔，他已经看到了抗日是大势所趋。如今日本人得寸进尺，他所做的退让、忍耐招来的是日本人的胃口大开。什么国联？什么公理的裁决？统统是假的。他不得不借西安事变改弦更张了。但蒋介石此时最怕失去的是个人的面子和领袖的尊严。他不能让犯上者抓着手腕子具结城下之盟，要签也得自由以后，以领袖居高临下的态度训政。

当宋子文、宋美龄来告诉他张学良、周恩来都不过分，都很通情达理时，蒋介石很欣慰，十多天以来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。

蒋介石说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可以回南京过圣诞节了？”

宋子文说：“能否如愿，周恩来的斡旋有很大关系，您不能不与他谈谈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你们想过吗？周恩来他们为什么不杀我？倒是我们自己人想置我于死地。”

宋美龄说：“除了大局，还有个人人格的魅力。我想只有这种解释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我见他会不好意思的，不见又不好。对了，一旦他们放了陈诚、卫立煌这些人，回到南京前，就下令让何应钦留洋考察。”

宋美龄说：“那对他已经是从轻发落了。”

蒋介石虽然勉强，还是答应了见周恩来。

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的房间时，蒋介石站了起来。

周恩来上去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10年不见了，您比在黄埔时显得苍老了。”

“是老了，”蒋介石说，“国无宁日，心力交瘁呀！你倒好，看上去没什么变化。”

周恩来坐下，笑道：“我们不在台上，不操那么多心，所以就不老啊！”

几个人都轻松地笑了。

蒋介石说：“周先生的大才我是领教了的。”他讲起了黄埔时的一段事，中共搞的军人联合会画了一幅漫画，是讽刺戴季陶的“纯正三民主义”的。画上戴季陶穿长袍马褂，背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，向孔庙走去。蒋介石听说是周恩来画的，却一直没问过他。

周恩来大笑道：“我没有绘画天才，是学生们画的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不是你画的，你也是后台。后来他们组织血花剧社，你也是后台，我没有出面反对嘛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那时蒋先生还没有杀共产党的意思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都是事出有因啊！记得演出话剧时，有‘革命之血，主义之花’八个字。我那时以为是三民主义，后来我才悟到，你们的主义是共产主义呀，风马牛不相及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如果蒋先生不搞清楚，本来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的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我一直器重周先生，你是俯仰天地的大才，可惜不为我所用，我没办法。”

周恩来戏谑道：“所以就悬赏买我的头。”

蒋介石笑了，笑得很尴尬。

周恩来说：“1924年，国共两党能够同舟共济，如今为什么不能？”他问蒋介石是否记得，他在黄埔时说过，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，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下，以实现总理为革命主义而死。我为三民主义而死，也即为共产主义而死。我希望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。

蒋介石大惊道：“我说过的吗？”

周恩来犀利地反问：“您当时是说着玩儿的吗？不然怎么会忘记？”

蒋介石说：“难为你能一字不漏地记诵下来。周先生真是奇才呀！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呀！”

周恩来说：“并没有时过境迁。在东征誓师时，蒋先生也说过，中正为三民主义信徒，然对共产主义同志，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，大望诸同志开诚相见，本我校训，不负我总理所望。那么，今天为什么不能开诚相见，必欲动刀兵，置我们于死地呢？”

蒋介石有些汗颜，惊叹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。他说周先生也很有胸襟，自己喜欢忆旧，所以听他说黄埔的旧事，备感亲切，那时大家一条心，所以什么事都办得到。

周恩来说：“现在也可以呀！”

蒋介石说：“恩来，你是我部下，既然你这么注重旧情，你该听我的话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不但我周恩来听您的，就连我们红军也全都听您指挥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您悬赏8万元买我的人头，又要我听您话，那我不是人头落地了吗？”

蒋介石笑了，笑得像哭一样难看。

一直没有插言的宋美龄忙打圆场说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如今不是答应停止剿共了吗？”

周恩来说：“总理的名言，我时刻没有忘记。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我想，抗日维护民族尊严，这是潮流，我们都不该逆潮流的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周先生的意见我是赞同的，我是有诚意的。”他也提出几点，说想同周恩来商量。第一，停止剿共，联合抗日，统一中国，都应受他的指挥。第二，其余各项，仍由他们二位代他谈，他指了指宋美龄和宋子文。第三，一俟他回到南京，周先生可马上飞南京，与他具体磋商。他问周恩来，意下如何？

周恩来说他完全同意。

蒋介石突然问：“苏联是什么态度？”

周恩来说：“苏联希望国共再度合作，共同驱逐日本强盗。斯大林明确说，中国的抗日应该由蒋先生为领袖。”

蒋介石有些意外，却也十分兴奋，他提了个怪问题：“斯大林这样说，毛泽东不会高兴吧？”

周恩来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就是毛泽东让我把这话转告蒋先生的，如果他不舒服，就不宣扬了，这电报是发给毛泽东个人的呀！”

又是一个意外，蒋介石沉默不语。

周恩来突然问：“经国没有消息吗？他离开广州的时候，我

见过他，十足的一个孩子，但人很聪明。”

蒋介石说：“不提也罢。”一提儿子，他便很沮丧。

宋美龄说：“也不必伤感，经国发表的那些声明，未必不是别人代笔。替共产党张目，也是要刺激你而已。”

蒋介石长叹一声。这是他心上的一块伤疤。

周恩来说：“我倒想为你们父子团圆尽点儿心。”

宋美龄说：“对呀，你们和苏联的关系到底不一般呀！”

周恩来说：“我回去就办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他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太晚了，请委员长早点儿休息吧。”

蒋介石欠欠身，让宋氏兄妹替他送周恩来。

宋氏兄妹送周恩来出来，在门口，宋美龄说：“周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，今天相会，我真怕彼此下不来台呢！几句话下来，他挺高兴。”

宋子文问：“经国的事，先生不是应景之言吧？”

周恩来说：“你太小看我了吧？”宋子文大笑。

五

苗春早早地做好了饭菜，摆到桌上，然后坐在旁边等着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仍不见乔参天回来。

方岫拿了些稿子进来，问：“苗春在家吗？”

苗春起身来迎，说：“是您，有活儿吗？”

方岫说：“明天又要出‘号外’版，可能得加点儿班，明天早晨要。”

苗春说：“行啊，放这儿吧。您还没吃饭吧，来，坐下吃点儿吧。”

方岫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问：“他没回来？”

这一问，苗春的眼圈红了，低头垂泪。

“怎么回事？他欺侮你？”方岫问。

苗春摇头。方岫又问：“他不常回家？”

苗春说：“自打结婚，他从来就没回来吃过一顿饭，住过一宿。”

方岫大为吃惊，说：“这太不像话了，我去找他。我要当面质问他。”她情知是因为自己，心里更加过意不去。

苗春忙拉住她说：“方岫姐，您可千万别这样。他忙，这不，这几天西安出了大事，他哪有时间回家呀！”

方岫说：“忙，就不要家呀？苗春呀，傻丫头，这不是忙不忙的事。再忙，总得吃饭，总得睡觉啊！”

苗春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认了，这都是命啊！谁让我攀高枝儿了呢？”

方岫觉得不出面不行了，这样下去，对苗春太不公平了，你既然不愿意，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姑娘呢？

第 58 章

**手握重兵，有时却很可怜。为了领袖的脸面，
付出一生的代价，历史将怎样评说？**

周恩来下榻的地方离张公馆很近。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，长嘘了一口气。历史有时候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后，又会回到起始点。他见了蒋介石，心里有了底。他看到了国共再度合作，共同御侮的曙光。

回到住处，周恩来在炉边烤着火，但炉子里只剩下灰烬了，乔参霄忙找了些炭，在外面燃旺，等不再冒生烟了，才端了进来。

周恩来给中央又拟了封电报，详尽地报告了他与蒋介石会见的经过和自己的一些推断，都忙完了，已过了午夜，他看看随员们仍在忙，就对乔参霄说：“太晚了，告诉大家都休息吧，早点儿睡。”他说大家天天熬夜，如今见到曙光了，明天吃一顿好饭庆祝庆祝。乔参霄说：“张学良已派副官来了，他要宴请中共代表团全体。”周恩来说：“这张少帅也‘有恃无恐’了！”大家都